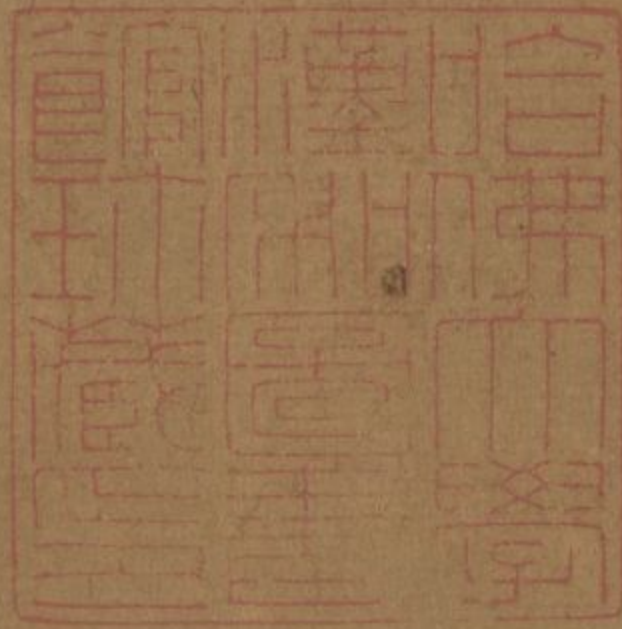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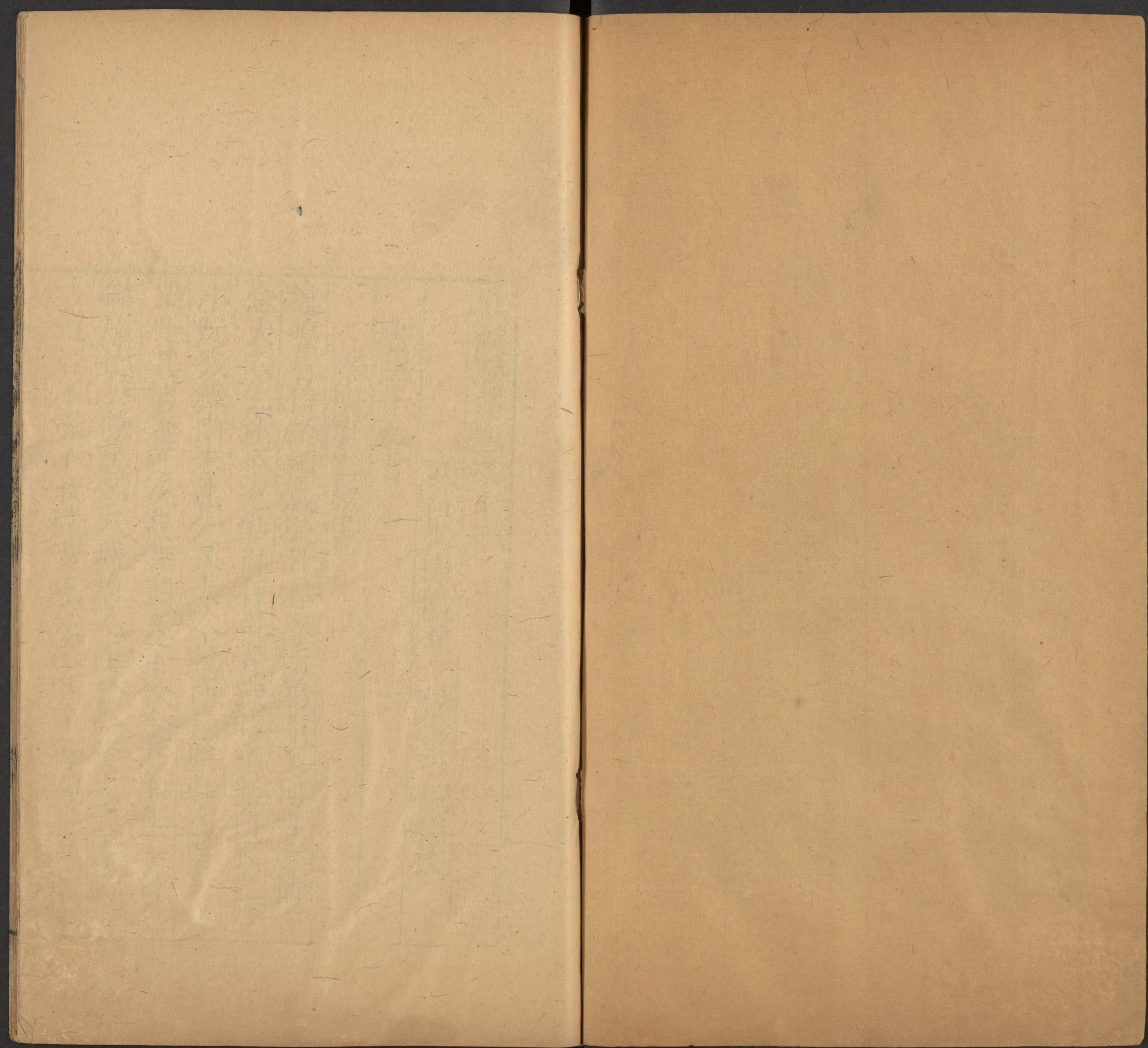
飢
垂
洞
藁

飢
音丹
垂
音垂

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30 1934

T5428/2362





甌甌洞藁卷之十一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質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書三十九首

奉明府二叔書

違曠省侍脩經歲矣日眷眷南鴻弗至何可勝情言
念大人生產不充酷直有司者歲時卒無白衣之遺
小阮微祿尚未能分又大人晚節愈堅恥爲監河貸
粟此其窮豈可及哉昔鬪文子舍令尹卽無一日之
儲龐德公隱居不入城府人至於今賢之大人動由
古道姪不敏不敢機素風矣旅中貧病無聊南北論

兵未已長安車馬得無爲處堂燕乎憤世憂生間託
毫素此何敢擬於風人亦欲同街巷語耳此意稍癖
世味漸輕卽有移目無所用避惟大人有以督教之

復劉子成僉憲書

自客歲道路相左又一年餘卻憶疇昔語笑藐然山
河矣足下謂聚散有數然哉舊贈言一卷附徐給舍
以徃今達記室否近見督府疏知足下平定首功
朝廷敘典先及之足下名益自此重幸更强飲食鎮
靜南服使三軍耒耜異域衣冠卽萬里銅柱無能與
足下論不朽也僕瑣瑣如故頃屬南北構患羽檄紛

馳時事可憂什伯徃昔生平扼腕卒卒未能借一籌
伐檀之刺豈不羞足下乎匆匆復使者不盡不盡

再復劉子成書

答既纔數日而手札繼至卽故人加餐之思不遠萬
里迺風霜屢及各在畏途其於夷猶一室猶恨不數
數也今昔相迥能無悵然惠教諸篇大自俊逸倚醉
讀之神游銅柱矣足下方銳情三苗猶及肆意揮灑
遂與山川爭勝豈不稱壯志哉舒丈夫老而無子惟
足下厚視瓜葛藉以眠食須臾不則閭左豪且雞肋
之至於立嗣一節慮無可託是矣饑附飽颺僕亦逆

知其狀然不猶愈於無所歸乎足下其尚為贊之島
夷入犯留都奚啻臣辱東南事不知所終僕言官又
與聞軍旅足下得無謂我食粟而已哉媿死媿死

報李于鱗書

自初夏往一書又數月寂無音驛即宗王兩生時時
攜肖甫醉我何能一日不志足下也間會諸部使率
謂邢大夫亡他獨公檄往來多飾左馬語不近人情
耳迺僕竊不欲終聽彼所為閉目而分黑白掩耳而
別雅鄭足下又何難焉僕自移官以來益虞非據目
攝諸鬼魅憤不欲生然鮮濟也三寸舌尚在足下豈

即尸素我耶不則反其牛羊耳元美倚醉數言宇宙
內不宜有于鱗此其意豈嫌於竝立者子相近益賈
勇其所退舍二子耳至欲以鴻溝界我何者為我金
柅哉聞子與八月已發茗溪度早晚可到計其時足
下當入計來茲會大奇即恐造物不易任耳

答王元美書

僕方稅駕出神武會長鬣之士持一紙來授我讀之
神霄氣結淚不能下天日黯慘僕夫跼蹐僕得載此
詩往雖三黜奚難焉昨子相一病甚潰二日稍蘇子
與之子九死一生國倫遂不得與二生執手而別則

信乎山河在只尺須臾君異代也吾黨此別又安知
非永訣乎不忍道不忍道足下又念吾貧厚有所餉
有鮑子在豈復覲顏於人第不負二三子雖立槁可
耳適尊公遣使贖我授我縑行矣併謝足下

復王元美書

嗟乎元美之念國倫復何所不至哉使者不遠數千
里求國倫於空谷尺素殷勤長歌激烈讀之悲喜矣
至氣盡復增同臭知心孰敦於是夫國倫徒以楊纍
故自今見放夫復何言移之匡山頗極陳方何側目
者之心難厭也豈必禦魅魅而後已耶得報西歸遂

欲謝絕人間事擔簦結襪爲五嶽之遊顧以十口嗷
嗷四壁蕭瑟未能棄而不問計乘秋東走岱宗就于
鱗元美一卜其居廼書至于鱗欲進之元美欲退之
是何二大夫使國倫觸藩也吳門千畝韭可共便當
攜妻子以從不則鴟皮魚腹之間耳夫鴟皮魚腹豈
元美所忍於國倫哉元美其圖之矣樂府十章出入
漢魏燕歌行方駕曹氏無疑助甫爲誰得足下贈言
八章豈其人丈夫哉久不讀于鱗諸體今復更異然
二子詩欲傳非吳生評之不可幸矣我梁父之陰

復李于鱗書

自于鱗入陝以西遂絕嗣音心想爲病已聞拂衣歸
歷下心甚高之從元美緘中得所爲四懷詩知于鱗
未嘗一日遺國倫也使者的素山中友誼良篤跳
梁行壯哉國倫奚爲不三黜也卽湘纍有靈可復作
矣獨怪天門日觀其容幾何廼使二大夫飛揚其間
日詰人所不到之境雄視千古如是哉幸告山靈楚
狂且至矣所寄一卷手不能釋五子篇遂鴈行國倫
國倫何敢不自愛待調北行計尚猶豫非就二大夫
不決也答詩四章舊作一帙先附使者入覽諸侯面
陳不宣

與宗子相書

潞河發棹七日始抵直沽行路之難茲其槩矣京華
風雨不辨金莖抱疾孤蓬遂不敢北望業徐郎已出
不知何貴之門可以遊子相子相之念逐客寧有所
不至哉徐郎使槎竟亦相後吾黨一二聚首造物尚
忌之昔者促膝縱橫不懼重譴倖也僕南矣子相尚
善自愛無復爲人移目哉

復宗子相書

別後致足下四書廼今割不一字及得無爲石頭浮
沈耶前王將軍人回云足下方擁朱輪從御史行部

所欲轉致皆肝膈也奈何未遽達耶謫所漸習吏事
苦不能工足下謂國倫意氣安在而今逡巡簿書爲
也推案有間輒又操翰睨視匡廬諸峯頗不多遜乃
不得二三兄弟聚呼而賞之爲念殷矣嗟乎建安七
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吾輩達節肖似而同心
之義過之廼余五嶽殊方渺不相及豈徒足下念予
流落哉元美提兵海岱藉有嘉譽于鱗乞歸耕歷山
不食言矣山婦無恙豚兒已能問客覓果足下晏坐
署邸頗無他侵兩嫂尚未抱子乎

復樹德宗侯書

國倫旣從南浦與君侯別歸而伏枕山樊門可羅雀
譬則再棄之婦執斧不過其閭三北之軍持戟羞與
爲伍君侯餽問奚自來哉非有古心此義替矣省會
來諭如起膏肓而惓惓不肖出處似謂國倫好自潔
而污世也夫展禽不去曼倩陸沈古人已然予復何
愛獨以褊心未破新態難工舉足虞羅出門鳥道以
信步之足而履不測之險難乎其能免矣君侯獨不
見東吳之子以才而及其親乎不然妻子啼號忍而
不顧已非人情況食祿十年未放鉛刀一割如素志
何如君恩何戒裝遲遲良有以也君侯心知國倫

顧獨不及此耶草草答貺惟君侯不吝有嗣音

復用晦書

僕羈旅豫章邁我良友陳詩擊節千古一時夙昔薊
門雅音盛集須臾召忌渺焉參辰今旣陸沈猶逢下
石佳期不偶物理固有然也回憶舊遊同茲哽咽此
南浦離歌哀於易水豐城劍氣委乎延津故人明哲
復何言哉還山以來十日九病遂欲寄情霞外棲志
蓬蒿謂桐江之風不足希而漢陰之跡無所用抗也
廼以家徒四壁十口嗷嗷旣無附郭之資復鮮監河
之貸兄弟朋友見其若此時載酒殺相過勸釀又近

得北來異聞日夜病悸不已使指南之具反爲岐迷
觸藩之身悵無所適杜門思過但恐有負故人耳嗟
乎故人尚念我哉使者出疆授書空谷牘不盈尺情
溢江河長跼讀之悲喜交至誦諸作尤見鼓行此境
旣臻他何足羨少自韜晦以永令名固所望也邇者
新構草堂日與雜作爲伍鉛槧久廢答述不王幸惠
亮

復要子培員外書

三月還自匡山連得足下書甚慰饑渴僕不肖計別
足下五年竟無一得徒以骯髒迂世罪至無所逃卽

在南州東帶操手板大斲其性而迂從吏道然於物
情猶未厭也廼欲僕復作何狀耶明哲之訓業旣乖
違獨特此心灰木已久頗不爲所厄足下猶哀憐之
乎所示諸篇不獨藻麗絕羣而寄意寥廓委蜿風塵
大見冥識豈亦楚之山川於足下有小補耶種種積
懷吐露無自聞使車入夏當避暑武昌遂可圖良晤
但勞足下一使先入山中爲期耳詩二章聊以答贖

報張叔大司業書

國倫以被譴出而又不能補過貽滫士林負辱桑梓
甚矣昨謁選復入庠閣下憐而急之似謂下堂之婦

未必自污棄壘之軍尚堪使戰遂令疑網暫撤迷穀
在躬益堅嚮徃之心不以迤邐易慮茲所謂道言良
於拱璧而明規耀於燭龍也南來入宋忽忽歲餘瞻
伐木之遺墟弔絕糧之故跡茹荼爲旨寢棘良安蓋
旣小諳於自反之義故怨尤不萌卽折節道塗無非
典學委身簿領亦可效忠若山鬼寓憤於幽篁而波
臣乞沫於斗水情雖內迫如時命何況平生鮮所建
明一遇摧折方寸爲亂儒者恥之茲國倫所願請事
於閣下惟閣下不吝有以命之也久失起居日夜悚
息延佇天北雲物含情所遺諸篇時時展誦不減金

石之音室邇人遐此足差慰

報元美書

數月失起居然無一日不東面哽咽聞老師小葬足下兄弟晝夜哀號不去左右嗟乎自君門無幸於天使足下兄弟有文名今又不幸有死孝名益可悲痛國倫每一念至腸不能迴至聞人談及則又黯然失色愴愴無以語也奈何奈何僕去家且二年兩稚竟未隨任此中勉脩薄職士人不甚以爲懟而被薦次凡六七其仍株困不移者得無復欲雞肋我耶倘猶不遽削籍則明春當以報政行卽得馳封先二人老

死丘壑無恨矣太夫人尊候近復如何二兄善慰之無以毀質傷其心也亟欲相嚮一哭執且無由悵念悵念

報趙汝脩書

僕與足下膠漆蓋自束髮然矣以僕有一日之遭而足下久未脫穎每念輒爲歎惋蓋類燕石見寶而美玉不售也迺出處異塗而僕之吐赤於足下者無異分席時卽僕生平所爲無可語人未有不可與足下語也顧足下中稍疑僕僕不知所謂嘗奮袂而歎曰以僕不見信於知己又安所望理於世人乎此卽可

以觀命矣郊西別語衆中不盡有懷眷眷南北倉皇
比至調所日役於外未及溫席在汴中得尺書讀之
知足下未盡棄僕而有以鞭策之也答貺遲遲不勝
悚赧所致祝於足下者曲意承親以永終譽至於蝸
角鼠腸不足爲足下介也

報魯朝選書

日者使翰再至卽已握讀所示洛書大義一過計細
玩以復旋病矣數日小間玩不去手足下默契之學
非僕所窺乃此篇論辯旣明而詞復渾雅有裨聖經
不淺遂可以傳河圖大極先後天四圖旣有獨見亦

當並傳顧宜小約其詞與洛書成一家言耳乃云斯
言旨矣未獲我心夫足下之心非謂不直則道不見
乎然直者直明其道如是非謂搖脣鼓舌與人敵談
鋒也僕亦云志在明道足矣而渾簡二義正古人修
詞大法故狗耳目而習故智非善也激異同而露圭
角亦非善之善也僕豈欲足下不明辯之安在其立
言哉今足下用僕之言而渾雅其文矣又謂未獲我
心何謂命之矣命之矣篇中僭易一二字更望裁定
併足四圖成書僕二三日後當過睢詣齋中面請教
益而後別也力疾先此

報趙王書

國倫未遊於王而王之客則有以王之高義告國倫者國倫是以益願有請於王而擔簦曳裾計未有當也今王先使使問國倫於汴水之上豈亦王之客有以國倫誤聞於王者乎夫王卑身下士有攝筆設醴之風海內上自操一技以上無不欲藉王以揚聲者國倫知名最後徼惠則先洵矣王之義甚高而固倫小人也謝榛膏育近體鄭若庸墨守六朝兩生今老於王所矣豈復有裨於王然皆有所託而傳焉卽不及鄒枚司馬其人亦可以不朽國倫舊嘗識爾生而

王書及之故敢復問雙筵文簞品極精美王者之賜敢不拜命謹對使稽首以謝惟王察之徐當有以報王也

報宗先生書

往國倫造次遇使者於彭蠡湖上一醉而別嗣卽夢寐求之耳庚申之春僕方入京待調會子相訃適至爲之神竇內潰起臥失常食不下咽者數十日嗟乎天乎詞人陽九夫復何言譬則同羣之鳥塌翼分棲側目呼儔其音哀矣乃虞羅密布天復助其機而中之不已異乎又數子中僕於子相意更相屬業已約

爲婚姻曾幾何時遂成今古能不動心木石哉僕今
羈旅宋中不能遽走哭東望淮海涕泗淫淫且子相
素自豪且健飲食無疾胡然棄我豈真陸嫂失善視
耶然亦命矣櫬歸厝何所身後曾擇嗣否願聞其詳
昨見詩文已刊布必傳無疑第其中小有可芟且傳
之太速而語多觸時忌非宜也可急索原藁發爲一
選庶幾死者之心安耳如何傳聞先生哀毀幾失聞
理所宜有然過矣河清難俟萬有歸無尚幸節情強
飯以需餘年卽死者有知願也茲特遣人持四詩哭
于子相之靈脫劔束芻早晚圖之矣濡毫氣結語不

復文惟先生亮察

與宗子培書

僕未交子培然從子相知子培深矣子培明經博藝
江南北蓋罕其儔久而不發豈天欲愈厚其積耶子
相生嘗以兄事僕今猶不得就子培鴈行欲令僕不
懷子培豈人情也去夏在京邸方與王元美作南冠
對泣而蔡人張助甫以子相訃來天日蒼皇五內盡
裂嗟乎吾黨數子豈獨衆人側目而天亦甘心焉僕
尚偃仰世途真不知命矣遣使持四詩先代一哭諸
備尊君緘中見區區也

報座主喬先生書

自都下再候清塵造次南北遂十餘年矣黻焉起居
食息耿耿國倫蓋以不率名教被罪南浮託迹江湖
覩顏餬口然視在國之日憂懼小分大抵鼠腹易充
鳧脛難續且性拙諧世才不逮人時命固然雖士伍
城旦甘之矣況猶一官不絕如綫耶所為深自愧心
者不能以國士報先生耳先生高蹈已久海內想望
竊憶乙卯之變三秦為壑顧獨門下生徒僕御晏然
無恙此豈非天祐耆碩以需河再清耶適次柘城握
党文學之手而問之始悉矯徒如故日課兩公子經

術掩關謝客無復人間之營國倫慰心為甚雖然國
倫嘗侍先生矣每及時事輒憂見顏色不已今屢薦
未出豈置天下度外耶抑有所俟也出處大義非小
子所敢仰窺願竊有請

報麻登之僉憲

興國去大江六十里而境土稍僻又界江西之寧瑞
二邑間寧瑞故盜藪而大姓數家尤橫與民甚患苦
之蓋自設江防以來盜風少息者十餘年興民粗安
矣近者江防公經數年不一按視以致人心玩愒保
障廢弛僕頃年里居見羣賊分道入市而有司者未

嘗問也又一日焚掠近郭三十餘家而有司者匿不以聞於當道今弟去家且二年聞有司益相習以求盜爲諱而市井之民夜不解衣臥又聞盜俠數輩盤據公門爲內外應三農不得秉耒耜矣嗟乎前患寧瑞盜今興民且自相盜遇寧瑞盜至又引而助之矣何也蓋盜無所懲而有近利民無所恃而多肘腋憂故民而不盜者無幾也又去年大潦無秋今春積雪爽候粒食旣匱死犢盈野而鄉之巨猾且藉以王事浚民肌髓閭戶嗷嗷盜風益熾豈諸公視興荒裔哉由下情不易遠耳今者大憫民瘼而以公賜之惟是

父母之邦義非秦越而公來適當其難僕又於公非私交也故敢以數年不達之民情布於下執事惟執事其圖之

報元美書

使還得報書併示近體讀之無一令人語以足下才雄視千古又得索居冥討惟意所命化工爲役亡論宗梁先化子與結舌卽歷下生僅僅相持如國倫者竊欲不自量難矣然雖揭干抱牘每飯未忘北山愚公東海夸父其志如是豈元美所不諒乎敬美瑰奇昔嘗畏之今覩所作日益凌厲張茂先之稱二陸曰

詹垂派彙 卷之十一 十四
如龍躍雲津足下兄弟實似之敬美則自以爲得歷
下生一言相印可解將謂長公何至欲與明卿並驅
中原敬美之志則大矣余將執鞭以俟乃其紅顏棄
傳適意尊鱸奉母從兄終身訢然則吾黨諸兄弟不
及也昨嘗移書勸駕不知敬美謂何子相集序已先
入梓如所評騭子相得無欲奮臂嚙舌於地下乎卽
又何可易也樵陽介羣盜之中而禍未及境似非有
人力所最苦者督府無時調發兵餉難乎卒應耳戎
馬之隙再遣健兒持不腆起居太夫人惟足下亮察

復元美書

入夏還樵陽得足下一書四詩讀之海立山移不辨
吳越潛然揮涕念當如何尚記足下詩云亦知終鼎
俎辛苦爲誰肥又書嘗恨不能礪白刃而剗權姦之
腹嗟乎豈惟足下有是心鄙人負國士之報蓋每飯
未忘也乃今鼎俎旣明無煩手刃而噍類魚肉膾火
徹明斯不足以報地下萬一哉吳人每言足下茶志
哀傷更踰古昔益令人心寒吳生來知起居殊備鄙
人近理存歿諸故人手帖稍稍成帙每一過一淚至
尊君老師一帙則每過數淚不止人世飄忽誰俟河
清耿耿微衷欲有所藉不泯耳足下又言讀佛書快

悟冥漠將能斷割一切世累顧於海內弟兄遂比之恒河沙耶抑猶招之俱上乘也

報張叔大學士

自梁園辱報書廣以神理佩之迷毅仰而思之蓋卜務之冥契而孫向之所為善藏也國倫不敏感此微言殆若天牖然懼智習難能敬怠無恒則竭吾才或足以滋過而克其所操又不能以致遠請事三年迄無所就安得容與於冲和之堂而日聞昭曠之旨乎適且為閩吏所事事除戎計餉薰膏其心問俗察眉即又鮮克有濟其四境未及于禍則天幸也政府載

清帝力易暢所需以守四方漸多文武士杞人之愚安足破乎計閣下入相在即當復修伊傅周召之業建寮揭羽海不揚波而杞人者又無所用其愚矣海隅望京直在天上故人未照豈其遐遺

答敬美書

吳生持足下書來相念獨至又讀贈山人三絕句冷然有深湛之思足下遂與長公相難兩驥二龍無奇矣鄙人奔走未有息踵尚負登堂酌墓之期矢此夙心即非宿草可陳耳今寄足下二絕幸覽見其區區古人有九世復讎三年報怨者足下兄弟覩於近事

則薪膽可舒比聞咸陽市中人人爭啖其肉又何假
手刃之乎歲時酹祭其以鄙人之言先報地下可也
遠馳一力起居太夫人併問足下兄弟無恙

報易興化書

執事以一旅寄命新復孤城落寞之懷人所共諒至
於解腥穢而調瘡痍使士女綏靜烽燧不再舉則已
不免勞餘力乃一二衽禍不悔如蠹舍沙向人所謂
難之尤難者也然爲之三年有成天下事無復可以
難執事者矣僕株守山郡雖抱積薪之憂然視執事
經營力易數倍顧竟無尺寸可補於上下古人縱步

羊腸側足周道倚伏固非所測而脩人俟天學者居
以爲不易也執事何以教僕乎部使間以海岸爲言
執事宜先其所急以塞羣望餘可次第舉也如何

再報易興化書

以公處煨燼之地而撫此瘡痍餘民一年以來漸有
生色而又嬰城却寇以其餘力解仙遊之危此雖人
謀亦天意相孤忠也大難旣平殷憂稍釋轉禍爲福
因敗爲勞非公孰當之聞尊體欠安恐亦焦勞大過
且不遠復矣旅中無可慰藉幸善加餐邇者香寮之
賊烽望邵境日夜虞其豕突業已稱兵境上已得一

間諜訊之果云賊計將由邵入江以敗於永安又聞邵稍有備遂不果西耳廿日後此曹報已殄絕未及解嚴賤體已病山中之懷知公非欺我然以楚人爲閩吏則此口無從啓耳

寄袁松江公孺書

得太倉所寓書知賢勞雲間已卽真握雲間符矣以我兄弟閱十五六年得刺一郡視諸少年疾足過者數輩然而甘之無論大兄奇節鉅才非弟所冀卽弟操弩末之力猶足以備任使未敢多讓於諸少年蓋誠欲安輪於羊腸而正色於虎尾過此以往桓魋其

如予何雲間佳麗大非故昔父老借寇君相簡賢知大兄非負其所舉者竊在下風敬俟嘉譽乃若閩吏不能以一日釋其戎衣則大兄所必憐也奈何

與林繼暉郎中書

往歲入建州已知仁兄離憂遘難極爲酸辛比旣不能匍匐叩慰而所聞寄寓延福之境消息難真失致訊言無可解罪矣邇得延使寓書亦未明示所安悵焉東望腸如縷割方君敬歸自三山始知兄亦淹留三山間無他適也海氛未靜山孽易萌近者苦兵遠亦困餉無論守吏蓐食露寢不足言勞乃察庶眉家

泣戶歎愚民思亂智士憂生象至著矣弟以弩末之力嬰此壘卵孤城日夜戒心容鬢為老幾時得對仁兄瀉此鬱鬱及請所為善後計乎即兄之念弟當亦無不至矣

報丘光祿書

夜別紫雲溪上歸即成贈詩厥明書一扇追之則鷁飛遠矣已得鐔州榕城書知徒御尚為寇阻入春方得修其墻屋居焉所謂餘生白刃親固不識耶此中屬山寇再警四月始解嚴久失起居疸若創痛前約當有吳越之遊取道過此久之不至得無為十口羈

耶

與包護軍

千里一士猶曰比肩十年神交賢乎尚友又遠矣鄧先生天下士也不腆敝邑辱先生儼然見客豈僕無聞尚可與言殆天憫其愚而以先生賜之耳洽夕深語承伏知新殊恨相見晚也今者掃除齋閣敢修蓋公徐孺子之禮謹事先生以求幸教併以犬子抱經託之先生豈無意乎願將軍先為道忱款僕當躬執鞭弭以請也

報俞仲蔚書

詹事府記室 卷之十一 十一
僕於仲蔚神交十五年矣曾未有杵臼之遇而殷勤尺牘聲若平生東方曼倩有言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新故吾兩人者非與往擬仲蔚詩於禎卿卽元美不以爲謬書來遜避太過豈禎卿遂絕響耶至謂元美時過禎卿則又何知言也仲蔚託跡蓬蒿棲志玄漠抗夷婁之節而抽屈宋楊馬之思才本兼人境復無累又與王郎密邇倡和不孤語出驚人宜矣宜矣顧僕敝屣未遺塵車自視操翰於蓐食露寢之際而欲與仲蔚爭奇並麗不亡難乎卽他日與仲蔚有偶於元美又安知元美不以縫掖加二千石乎山川阻

邈我思悠悠偶附吳生爲訊者如此詩二章並往焉

與熊紹慶書

數年積悰萬里一破窮途奇遇造物有深意焉居常聞羅浮爲南海大觀今且閭閻烽燧中豺虎據塗無從飛躡迺端州七星巖跋地撐天玲瓏怪絕又以我故人爲之主則老吏投荒踰端州而西也豈偶然哉雷雨夜歸幾爲泥鮒主客高興誰其嗣之方擬詠一長歌小發幽趣執筆無狀又似爲山靈所禡抵郡後則山海之孽三面牽制每從蓐食露寢中憶與故人銜杯泛艇時猶隔世也又坐署中十口呻病旅況益

善齋滄亭 卷之十一
惡屢逢郵使不及致一言山中大舉酋首尚遺流毒
未靖隱禍彌切此兩郡所共隱也故人何以策之

與馬參將書

大率嶺西濱海地方兵多不習水戰賊船未泊時宜
先行清野之法使賊登岸一無所掠而勢又不敢離
船大遠我兵大營與賊艘相望可一二十里時出小
隊挑戰彼即退遁無疑不遁則我兵以靜制動必勝
亦無疑若賊以小艇載數人以餌我而我兵貪之未
有不墮其計者然此特可為邀擊計得地方一時之
患耳至欲取全勝樹大功必非巨艦水戰不可水戰

無具雖有萬衆無能為鄙人上狀軍府請發巨艦業
已數月竟無隻櫓西來祇為畫餅奈何頃見麾下為
山海增兵之議具見忠謀又聞久負韜鈴此來必為
嶺西福鄙人前所陳得無以為書生之談乎同心共
濟適在此時不敢不罄其愚耳

報李中丞書

國倫束髮操薄技以從長者游蓋已知明公羽儀南
海冠冕中朝矣釋褐以來轉徙江湖二十年卒未有
遇間者懷牒荒裔取道羊城始得一登大雅堂望見
明公顏色挹之若幽蘭叢桂叩之若大呂九鼎見踰

所聞知先於百十年夢寐須臾一醒顧以塵鞅驅馳
不及繼見比至調所則山海巨警日從烽燧中稍稍
修戎事民不遑農功難掩罪意氣都盡鉛槧寢疎坐
是久缺起居違其初心甚也遠辱問訊示以見懷高
篇匪徒託交忘年抑欲乎風下里鄙人何幸冒茲寵
靈使還先此寓謝扇頭一詩聊以答貺非敢自附於
同聲也

報徐子與書

次潯陽屬一書友人計仙舟入境時可達也高州之
行強顏爲甚且不得延竚旌節意甚恨之此中喪亂

無象頗費輕營卽數月小有成勞顛毛種種矣方以
不得足下一耗爲望而吳生遠自浙來手授書翰諭
慰敦至見寄三作字句苦心而讀者心更苦也吳生
居郡齋一月目覩蕭條踰於蓬處卽負其來意想亦
不忍見罪抱子消息幾時可聞三男以足下遠庇無
恙工良義業稍通行當受知足下非敢私薦其子也
歸計未決田園荒蕪俱不敢以累足下

與樹德書

奉所寄清江書知感厚念已在羊城見使者不復得
致一語知使者亦能歸爲俗吏狀高州遠在裔海之

西蓋盜窟也坐府視事十兵而一民稍修安攘之政
髮爲盡白他日見故人先故人老矣

與莊則勸書

別週三辰相念如一日手書兩及旣示僕以寬嚴相
濟而又爲吾兒訂頑寓日省心真同古道敬謝僕之
自廣入高也得請司馬以行途無它警暨視郡事則
十寇而一兵耳旋召瘡痍之衆慰以薄恩鼓以犬義
以其三負戈矛七歸耒耜數月稍稍轉弱爲強山海
間遂有數捷俘馘之功且踰三百會熊中丞新破會
會而其餘黨千餘奔泊高境僕遣一檄諭令爲我滅

非其類盡赦其類而撫之得生活千餘人又歸被虜
士民四百餘人業已上其事軍府矣守吏保境非敢
言勞然皆自兄教之且春間悔出今得藉手以補過
故不欲爲兄隱也戎務倥偬道路險遠久無歸書兄
所必諒邸中薪俸業已移助軍興邇來但飲高涼一
掬水諸親友殊無一絲脩敬不亦可詫乎其不詫者
惟兄也舉目萬里悵然悵然

與莊則勸書

文從未來乃心隨兩書萬里矣又尊人在堂遠遊非
便弟豈不諒耶書中憐弟家難其詞甚惻非弟所敢

承夫弟本無家而有家今化而為無尚愧不能復其
初也安能顧無益之墮甌而挽已逝之頽波乎至於
斬關之盜來去自如則可為一方過計耳

甌甌洞藁卷之十一終

甌甌洞藁卷之十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贊校

書三十三首

與高若齡給事書

吳門一飲遂成長別同病之感蓋十五年如一晷也
音郵既逖承晤何從足下哲人不復論往事弟猶強
顏就祿重負高誼足下得無竊笑乎嗟乎士有剖心
不能示信就樹不能避影者弟是也平立智能淺薄
惟一介之守自信頗堅廼忌者即從其堅攻之彼謂
不如是不足墜諸淵也豈知國倫書生耳無補於世

而亦無負於世廼復能勝此飛語哉部議旣明歸計且決會有被調而不之官者臺中以怨望劾治之棲嶺外非得已也郡中屬山海二寇橫發無制弟稍勒瘡痍之衆東西馳應之輒有小捷冀數月境內粗安差解書生之嘲便可自効去矣病中草率布意幸足下善飯俟我並爲天台鴈蕩之遊

與瓊州陳郡丞書

一海南北良晤天阻猶幸書郵不甚梗耳海氛未淨列郡茹荼野哭之聲比比盈耳鄙人以庸力當之卽臥薪嘗膽祇可自竭其情殊於瘡痍無補也漢制謂

太守攝戎事者爲郡將今有郡之名而無兵可將其勢何以異於覆釜炊糜引肘書字乎廼復責其糜之不旨字之不工則難之難者也惟執事抱經世大略久處海邦釜魚机肉坐計之矣諭來種種石畫鄙意亦偶相同古人謂受降如受敵蓋慎之也頃奉軍府檄下飛艘且至底定有期使列郡無功之名而百姓陰受其賜上願也戒嚴靜俟一一如來旨惟不吝嗣教

再與晏將軍書

奉手教知爲兩郡赤子勞心且宣示恩信立破潢池

之疑此數千人者麾下實蘇活之也大率吾三人開誠主撫此心自信可以貫金石感豚魚而況於人乎盜賊陷溺雖久良心尚存一念求生便脫死路我輩順其可生而生之陰德莫大焉比之俘馘皆尋常尺寸之功耳昔秦將王翦誘降狄八千人而殺之卒賜劍死漢將李廣誘降羌八百人而殺之卒以失道自殺方二將恃勇殺降豈不赫然以爲功可蓋世及其臨死之日迺知禍孽由此悔無及焉卽我三人智勇不及二將然學術心術過之豈肯襲其所爲以自貽不可悔之禍乎茂等終是愚民未喻上意幸一呼而

解之使得懽然效順尚當哀其悔悟晚也誰復計其往耶別後生病暑且電白吳川報警促生還郡甚急生又未敢遽行恐惑衆志煩速催諸船早來始得躬覩其成共慰好生之念更遲不能待矣

答方子及全州書

兩粵相望千餘里辱公戀戀數賜問遺素交之情孰厚於此湘源雖邇象郡然故楚邑也以公居之又爲八桂增色細玩諸篇駸駸楚詞不爲粵客吟迺知意有所重僕自竄流炎荒日與蛇豕爲羣僅僅保壘卵頃者倭夷出我不意亦復因人之力以幸粗安公之

威靈庇僕多矣顧筋力向衰歸期浩蕩兼之江鄉寇
亂廬舍一空煢煢妻孥僅免虎口視莆中昔日大難
不甚遠矣強顏食粟撥悶爲詩並足爲知己者笑尊
君就列鼎之養情景泰然構索益當宏遠幾時得飽
吾目耶呂韶州僕之故師亦尊君之故交也略加存
視感當鏤心

復唐雷州書

載奉手書獎借大過古有尊賤卒爲神師而謬爲恭
敬以行其破敵之謀者公得無用此道耶勦撫大議
公已洞燭而威信所及異類回心此無難耳以生之

愚計之所難者有守土之責無便宜之權事成則其
享其安不成則委之奉行不效又一羊而二三其牧
豈有能馴者哉近日二院海道海北道各有密劄見
示在海道則欲陽撫而陰勦之在海北道則主撫在
部使則主勦在督府則謂可撫可勦俱宜相機言各
有旨卽黑叅戎以大船不能入港故按兵無所爲力
今三劄併附一覽卽可知其大端生意不敢執一只
可從相機之說勿拂其意而亦勿墮其奸非敢巧爲
避事蓋自度兵力旣不能制賊之命而機權又苦不
得自由身及於罪而無補地方是亦智者之所當預

計也然倚公重望僕如蓬生泉中有不扶自直之幸
今且再下一檄用示兩府合招意令其靜聽處分高
明以爲何如

與晏遊擊書

奉來諭知麾下以未滅李黨爲恨具見忠勤然守土
者之罪更重數倍矣前李黨初叛雷人言僕與許公
並爲麾下所賣僕拒之不信及生還駐化州李黨攻
吳川甚急望麾下援兵只尺之間竟無隻櫓相助則
高人又言生爲麾下所給嗟乎麾下豈賣人給人者
或撫之難成期之不至中間機事衆人不能測遂以

爲賣且給廼生之自諒與麾下之不自安皆是也衆
口奚足憑哉前聞所部戈船多遭風變僕意不勝悲
憤海上多事方賴兵力廼復如是豈天意反助逆耶
今許黨之招未穩而新倭沓至不下千餘深入陽電
地方猖獗殊甚萬一敝郡有事則麾下亦有震鄰之
恐諸凡預乞繕治以待之或可排鄰之難亦足以謝
衆口也如何如何

答吳少叅書

僕以蹇劣專城海邦適遭多艱卽蓐食露寢無所愛
勞而亦無裨安攘廼此心則天神人鬼鑑之矣嶺西

大勦之後渠魁尚存頃見露布輒稱蕩平非所敢喻
業已請調新兵毋掣守堠蓋逆知蕩平之虛聲一傳
則諸路之守望盡解乘秋豕突勢所必至顧新兵未
至而守堠遂弛賊之果來不幸中吾億也電民瘡痍
未起復罹此毒僕何以稱長吏哉慚甚懼甚猶仗明
公福德庇有累卵之城自今文武吏士皆當以臥薪
蓄艾爲日矣僕又何敢不效其愚所爲電白計未必
皆聞於明公耳主將晏然非可與圖事者尋當議易
之頃錄郡邑諸生其在前列者多明公賢從其得之
明公家訓可知也竊以同宗之義爲明公喜惟明公

日救而成之

報徐立之司空書

投荒八千里外又二年矣薄命罪人自悔復出今且
奈何郡事粗脩戎機日變徃歲仗閣下威德黜效微
勞輒叨錄賞業已踰分敢復何言徂冬入春山海二
寇合勢流毒二月直犯高城高城萬衆幾不免虎口
勉竭駑力櫻城死守而猶背城死戰苟免失守而國
倫病憊骨立矣此中近事半類兒戲委以保障重計
不假一餉一兵譬之繫足而使超距覆釜而責烹調
雖智巧如神未見其可爲是決意乞休且一守三觀

近世稀聞又薪俸盡爲兵需卽脩途芻馬不能具業已先遣兒輩還楚僕亦謝病不出視事但得生還丘壑無餘憾也閣下身在霄漢曾復置遠人于懷乎

與馬參將書

高州故濱海危地然未有狼狽如今日者非賴文武同心必難反亂爲治方公未來僕望之若渴屢上書軍府催請爲地方也非慕公名也及公旣來僕又束書戒館請駐府城以便計議戎事及蒙枉顧僕亦勉強加禮徵兵則兵徵食則食應之無不如響爲地方也非憚公威也不意駐節以來未有一念及地方日

與縣官爭禮爲家兵爭食稍稍拂意輒形於言以致家兵視有司百姓如仇僕又勉強調護使各不動聲色兩相保全亦爲地方也非公有宿德於我而假此以酬之也疆場之事兵柄在公而僕亦有綏輯之責公雖用兵如神僕尚能傍觀而贊之又小意公爲左右所惑獨主和議不使守土者與聞及使者爲倭奴戮辱示弱損威明出自取迺謂府不發兵以文其過將誰欺乎此皆幕下奸人誤公耳茲蒙遣書謝過詞旨大謙僕亦誠心信之此後幸以忠義相勉實用其力爲一方禦災捍患毋因小嫌坐失大計僕雖執鞭

以從願也至於幕下家兵半係周叅戎時叛卒公濫收而信用之使府縣得罪於公此輩也使公舉動不滿於人心亦此輩也此輩何狀而能有分毫益於公乎幸早察而遣之毋蹈人覆轍仍望視土兵與家兵一體以保始終萬全目前窮寇旋當就殄無足爲慮僕平生慙直不能陽諛人而陰疾之幸諒千萬

再報唐雷州書

頃奉報書極知垂念海孽未銷民艱莫拯僕久負司牧之譴惟有不志薪膽以俟成功於天耳敝屬苦無舟師仰給軍府海寨顧請之數月迺得發發之數月

又不至必待賊遁而後尾之以邀虛聲此武夫故態卽賢如晏子有不免焉辱公念及脣齒敢相嚮一大息耳許公經濟目中罕儔而公又以大才協圖之不惟人心鼓舞而天意亦當可回此曹金魚圈豚鼎俎無日矣延佇太平不勝懇切

再報晏將軍書

前已報書茲無寒燠之贅楊閩師之來也失一欵依把總喪五十餘兵僅馘十三人俘三人徑赴軍門報功矣各兵又以增城之急盡撤去郭總戎且不復來黑叅戎所督水兵亦觀望未至茂黨泊電之白額港

不特登劫兵至則回船兵退復劫如故其乞招一節雖出勢窮終難保其無貳春間坐守求招尚未成信今且劫且招似愈難也鄙人非敢憚勞避事然須伺其可耳勦之一議本為正論迺請援不應以麾下一面之兵圖之恐亦非全勝計然在麾下妙算非鄙人能窺也如何如何

與羅象將書

連奉三書而班師之檄繼至遂以為諸可面請不復作一字報夜來又奉手教迺知急趨電白之難不能迂車入郡此得緩急之宜矣前吳川報賊開洋僕已

度其必犯電白以勞我師業既有行而尊諭亦復爾爾第聞郭將軍親馭樓船從大洋徑趨吳川如赤水戩船港汊隘小隱蔽處恐非舟師之所及瞭麾下須整旅以防于岸多遣疾足用小艇報郭將軍以賊之所嚮庶可成夾勦之功不然非完計也如何且督府責成麾下意甚專縱使代公者至亦必有以報督府而後去也此僕始終為麾下計惟麾下圖之

報呂學士書

恭惟閣下學為儒宗德稱帝師地望高華譽命的皦即且翌宣明聖鈞軸萬幾使海內士人復覩伊周事

業蓋不獨戍甲之奎光楚材之詎選也國倫竊在下
風不勝祈願國倫初以昭武報政由閣下一言之譽
二世並叨地典而制誥之詞又復出自鴻筆一字
榮於華袞九遷不足恩矣戴茲寵靈圖報未知所措
且別經六載無紹起居積念滋深引愆彌重至於不
肖之跡出守八年投荒萬里赤心可暴汚巖難湔今
且病憊無補於世爲生還計足矣徐司空書來每道
閣下惓惓豈罪臣所能當乎敬謝敬謝

報龐中丞書

辰年奉別愴焉于今正謂廟議載新師師讓德正

人登用太平可立見也春初得報乃知公亦以言去
國自公之去國也而相繼進退者如置棊然孤遠之
臣竊復扼腕而歎夫何言哉然公此身在朝廷朝
廷重在鄉閭鄉閭重今天下言寇亂無象莫如嶺南
而民心思見太平蓋不啻坐九陰之下而望太陽也
爲嶺南計者旣無坐待之理又鮮急就之策兵食相
耗兩匱無補俟公歸而籌之嶺南安而天下之全勢
固無損也此豈非天意耶國倫託迹高涼坐臥豺虎
之穴欲圖偏安未能況共濟耶顧薪膽之志日夜勃
勃不能自已耳公且何以教之

復余德甫書

得王化州所致書併見懷詩甚悉相念且知吳志道得入三君坐也僕乞歸之志已決屬春來山海二寇結聚我境幾危郡城以足下威靈卒全死守之義至四月未及息肩卽遣犬子從間道將母出又以盜犯電白坐阻兩旬而後得達南海僕亦親提戈以衛之其在南海與妻孥別者天幸也至得生還復見足下與否則非所逆觀焉方犬子之未行也先約家僮持租金於南海以資路費乃家僮竟以病歸不能待又別爲匄貸以資之濡滯滋甚恐有司試士已過期矣

奈何子與元美書問殷勤萬里爲慰獨苦不得于鱗一耗耳于鱗近頗屬意足下與用晦至謂用晦之能用二子微言哉汝言定之賢哉兩方伯平生負好士名今果得足下用晦又二子能用明卿之效也如何

復用晦書

書來知于鱗之屬足下於僕也僕亦以不辱足下自喜矣志道以貧歸子與子與憐而遍見於所知其實無當足下德甫視之大恩自此士益歸足下德甫矣境內苦盜入春尤劇孤城累卵萬戶不炊四月終旬始能以一旅銜枚從間道護犬子輩出之南海猶更

生也南海之望南浦途稍坦矣足下見犬子幸勉之使自愛母復懈肆以憂其尊人僕坐羣盜中日夜苦心乃於坐嘯行吟更入一境構之甚艱而得之率出不意今奉足下細覽想當呼酒賞之南嚮盡一斗也如何佳藁一紙僭爲批評幸裁教

報張子元書

僕去家三年且尋兵戈老矣卽妻孥震驚廬舍煨盡聞之未以動心豈誠木石哉有形必敝物之大情晦蝕騫崩卽造化有不能却顧而惜之徒自苦耳聞兄閔念故復稍陳其理以慰兄兄豈迂我乎劉君聘徐應時才雖並茂而僕之識鑑亦微有神何應時惓惓念舊而君聘獨漠然耶

報唐雷州書

奉手書知感垂念至爲籌畫保障憫恤瘡痍卽隣國之民拜賜厚矣境內自李賊創後纔兩月安枕而許黨繼至息肩又未有期以愚意計之許黨之可慮數倍於李而其可招亦數倍於李蓋李黨多爲合無專主故率反復不易撫然畏兵甚也兵聚則遁矣許黨勢衆而約之甚嚴謀深而發之不易頗不畏兵蓋海上一勁敵也至以信義動之以禍福諭之則亦知感

畏而不輕反覆若誘之使撫必不可得也前次經撫而安插未妥其叛而出也亦勢所必至其失不專在彼今公欲撫之出數千死命弭一方禍機僕雖無能尚當抱鞭借著以待驅策但信義先植諭慰簡嚴間諜深密其機俱在我廼賞功之典散衆之方安插之地其機皆制於上而不得便宜其云事不遙制者亦未敢深恃也惟公身任天下之重志誼素孚於人則非僕比僕之所難皆公之所易也幸力行之諸當惟命又聞黑叅戎受督府方略遠來招撫已到數日未覩所施且黑卽高郡人入境舉事竟無一字相關白

意恐吾輩分其功耳故僕草檄行海亦止諭令靜聽軍門處分不敢專持其議而許之回稟亦云不敢深信將官不知黑竟何狀姑俟之

復黑叅將書

再奉手劄知麾下運籌非書生所窺但許船乞招誠僞未可遽探在文武將吏積恩信以感之使千命得生兵不血刃民亦坐受其福此書生至願也至於防其中變預有以待之則兵家常筭不可頃刻忽忘要於保境安民天必祐之少有絲毫逆詐邀功之心必無濟矣書生腐談未知可聞於畫室否昨奉軍門密

諭亦謂當待其誠而撫之海上機事遽雖遙度麾下若得肯繫千萬不時見示至懇至懇日內新倭二百餘徒直薄府城仗麾下威福官兵破滅殆盡矣桑梓之地知麾下所必嬰情謹以附告諸不瑣瑣

與黑參將書

昨奉公移水兵不陸戰是矣但負傷殘孽勢窮下海若使得船乘汛而去又難爲力未必不種後禍也陳君引兵遠追賊已困極得麾下再遣百人分伏海岸又遣數百人助攻之則無一虜可漏刃矣古之鄰國緩急請援今麾下天挺於高而適又提兵駐此豈獨

能忽然乎外招撫許黨一節高雷二府百萬生靈所係麾下但力肩之若得獻功散黨誠信服招陰德陽功俱歸將士至於犒賞經費及轉達公移則我兩府分任其責彼我疑信之機兵民禍福之介在此一舉希麾下開誠布公勿復以分功爲慮致誤大計貽後悔也頃城外破賊陳君臨時適至而本府報捷則盡歸功參府卽此可知有司者志不在於貪功也麾下諒之

與知州王鉅書

化州郡右臂也何止休戚相關北寇至而參兵裹糧

馳應之竊以爲萬全私幸陳叅戎亦謂分當效勞乃諸兵倚勞索賞則常態也既不滿其所望又復繩之大急豈此烏合之衆可責以夷齊曾閔之行乎賢守虞其擾民抑之誠是然方賴其力遽威以刑未有能帖然者况烹狗原非大過而所聞又未必實致病兵與其館人俱罹枉刑亦稍過矣各兵回自石城聞一兵已死而諸兵又多相繼就逮幾至鼓噪爲變幸陳叅戎提刀力止隨見府牌勞以百金遂得銷其禍心翕然用命萬一有形損威速禍各將誰執適又聞叅府訶事人經過州境俱爲州役要捕於路不容往來

此虛傳則可有之則縱寇而使兵民坐困如督府之法何若係小人乘風狐假可急一示諭之大率兵無全善惟吾善駕馭之故信賞在有司必罰在主將兼而行之必督府而後可雖二道與本府不敢輕發幸聽鄙言共濟多難以後須度利害之緩急權功過之巨細而調停之至望

報張肖甫中丞

中州一別邈焉山河三寄尺書竟無隻字得達最後在嶺外附曹大叅使者爲訊始知足下以入賀聞命趨三郡矣光景無多河清難俟晤言不再音耗浮沈

今昔在懷可勝悵結頃聞足下開府東南遂爲同袍
弟兄增一天柱斯文載昌正類駸駸嚮用卽世運有
關焉非止爲足下欣躍矣弟投高涼三年日與豺狼
鯨鯢相角抵僅存皮骨而神氣耗衰且盡猶得量移
生還則以足下之靈也又比年遭家難室廬煨燼書
篋衣囊一空雖墮甑覆水不足介心然妻孥窘厄朝
夕幾不自保貴州之行計尚未決顧世人假借眉目
又難爲立異狀奈何奈何

報張肖甫中丞

抱病初歸更爲襤襪子作苦發昔時不知所謂然知

肖甫交義曾不以歲月久疆域遐也至責以十年二
詩又不覺惘然自失矣見寄六章真情實境意象俱
妙江東開府今昔異宜昔所難在禦外今所急在安
內以肖甫神氣彈壓之內外無復可乘又肖甫居恒
善用而亦善藏卽吳中多豪傑罔不在郭郭中矣弟
意倦遊已甚而家又無安枕時進止趨避之間猶豫
未決計在秋中西發雖失尚書之期不能顧矣元美
兄弟宅憂里中聞肖甫時時盼睐之亦令海內人知
友道之重崑山俞仲蔚上海朱邦憲前書已爲先容
姑蘇顧季狂博學負奇亦兩生流亞肖甫豈嘗一延

禮乎往從程渝州聞兩公子英俊並以彩筆爭雄西
都良爲肖甫媿快犬子三人長者能讀其父書餘尚
覓棗栗無奇也敬以相聞

報王敬美祠部

細閱兩書足下何嘗一日耄僕顧僕遠在萬里曠缺
起居無論進退陳迹卽有大故杳難相聞國倫誠薄
德於我通家世無自絕之義足下蓋深諒之矣哭司
馬公八詩吞聲歌之意悲不已挽太夫人一首差鳴
通家之情詞不必工幸足下垂覽校刻時徑爲改竄
尤感尤感俞沈兩生竟不果來顧季狂則與遠人同

抵舍矣朱邦憲博雅君子元美作傳殊佳此生可不
朽矣王穉登故相門食客頃從朱帙中見其所作大
非吳下阿蒙天下士豈可以皮相哉初歸病足未愈
草草束書遣二使奉弔惟足下鑒之

報王元美書

國倫自投嶺外日從封豕長鯨遊也被毳荷戟僅僅
相持最後則裸夷三至幾危累卵之城以足下之靈
用兵力卻之得以微勞免譴旋量移生還皆天幸也
往足下所寄徐鄭二書俱隔歲始傳知足下念僕甚
顧南中坐井底欲報一字無郵至聞太夫人及于鱗

凶問則在去年夏中業已爲位痛哭具總麻禮至於
馳馬往弔勢非所能卽欲遣使束芻又難從戎壘間
卒構一語寫吾哀也還過豫章正與徐中丞索綏遣
使乃聞尊使已先抵敝廬得復留與俱行及歸閱二
難手書猶不罪僕之薄而吐露肝隔感歎益不自任
先是僕家爲暴客所焚妻孥幸免虎口書囊衣篋煨
燼蕩然視初貧愈甚貴陽之行非敢以鬼國厭之獨
無奈倦遊耳伯玉中丞猶及江門一醉惓惓足下兄
弟不置口于鱗集序伯玉已直任僕亦計於貴陽圖
之第謂忍而不汰非所敢聞君子愛人以德而不以

姑息吾屬兄事于鱗安得從姑息之愛耶偶有足疾
捫痛作書語多不次照之

復劉仲將書

手書再至知足下感深矣足下搦筆時當復何似君
門故自上族其自令祖以下世有陰德里人無老幼
能言孫叔敖之母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豈欺我哉
足下素號達人平生無倖福意然豈至竟如所慮過
矣過矣

與吳中望憲副合譜書

不奉教音垂二十年回憶舊遊遽遽然一夢比入貴

竹瞻望金馬碧雞非不稍近每欲遣一長鬣修訊卒
卒未便舍情爲益深矣茲附便羽先告典謁爲合譜
計宗兄其念之蓋弟與宗兄族本攜李昔者同遊京
師時未之知已弟親過虹橋亦未之悉其後再三尋
求乃得其槩彼中族姓寔微無復儒紳可藉獨祖冢
纍纍在虹橋之東者氣尚王也考厥世系自龍公傳
生終繡二公繡公無後終公實生興國世祖賢忠公
終公旋與外弟鄒江以戍入滇家永昌卽宗兄世祖
不知所生子幾人傳至於今凡幾代賢忠公則自洪
武二十四年攜一子仲容公入楚家興國傳至第輩

六代矣第輩以下又三代原籍鸞鳳諸君尚有洪武
三年戶郵可據興國宗譜止載賢忠公自嘉興來未
及終公入滇顛末由今考之宗兄與弟並係終公嫡
派子孫無疑也宗兄伯仲一時登第者三人寒宗先
後登第者亦三人俱先世積德餘慶且萬里之遠二
百餘年之久統系晦而復明恩意渙而再合又祖宗
之靈默翼之謹以宗圖家譜附覽其在永昌者幸以
其詳相聞望望

報劉子真光祿書

別五年止於辰冬寓一書部吏比其反則謂車音尚

遠寸心尺牘竟爾浮沈嗣是東投五嶺西禦九夷偷
生瘴癘免死升斗至不能介一字起居故人國倫誠
薄德天亦因而限之忽忽自念無以賢於土木語云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為知己言也僕往以
孤孽之跡致遺明哲之累肉白骨而燃死灰非止相
明而已請得以心報之即頂踵膚髮無足贅焉微明
公夙夕之援立槁漢濱久矣雖欲覩顏五嶺九夷間
得乎此國倫所為不能一日忘高義必欲竭駑力而
強致千里雖羊腸視以為坦虎尾不知其危也顧恐
卒負故人耳握手未期含情種種人便草率附問幸

鑒之

報李本寧太史書

八月始得春陽報書訊使之難若此握手有偶將俟
河清乎廼見貽四章雅以古意相命時時展尺牘如
面也近稍得尊公聞問且知封君年伯難老狀甚悉
竊為慰心蓋自劉正言方伯行後書郵稍阻矣羈旅
夷方碌碌無補又以大計在近請疾非時即大老未
嘗忘情在生尤當遠嫌以待命也門下得無以為迂
乎偶便致起居幸諒幸諒

報張肖甫中丞書

詹爾江表
卷之十一
驛使傳書知念遠人甚顧恨往歲病足里中時不能
鼓柁訪足下一醉采石江上耳元美子與助甫與劉
光祿則何緣哉白下吳中山水奇勝計以小隊遍歷
收之青囊何當束寄西來一舒病目稍聞故宰爲足
下地甚力而相君雅自相知端冕入朝爲吾道增重
其在旦夕乎望之望之大子失解不學宜然乃郎君
與王氏阿騏亦復晚遇豈吾儕福量有限不應驟得
如是耶久居鬼方無所厭薄獨垂老去妻子寄身萬
里殊自鞅鞅姑徐圖之人便附起居幸足下強飯自
愛

奉余太史書

蕭寺一樽心醉六年以荒服賤有司且冒鯁鱗之跡
爲世厭棄且久不知明公過聽何客折節遇之且得
一洗桑濮之耳而聆雲門咸池之音平生私幸莫厚
於此雖東窺五嶺西禦九夷未能一日忘高義也顧
獨不能介尺牘通萬里之心自絕爲甚又楊別駕陳
文學爲致相念至情不勝慚感惟我明公學包商偃
才軼班楊儒宗 帝師朝野屬望重矣顧猶息駕陪
京復有移疾之請高世遠覽心竊歛服他時野史必
有能述相業之由者非生敢爲是佞也貴陽附庸國

簾垂池靜 卷之一
耳賢書辱佳序冠之遂足重於鼎呂獨愧其後續貂
難耳人便附申起居諸幸亮

與於夢玄書

潮音之醉無異浪入桃源迺媿躍馬不及捕魚耳老
丈高情一日千古而楚聲同調神寔授之別不爲疎
面不爲狎尺牘再寄語自肺肝見贈雄文愛至而慮
亦遠每一玩誦神氣便往不可留矣叔世之交罕有
金石如茲者極感極感紀遊諸作與名嶽爭勝令弟
風韻自佳恨未覩識謝家惠連爲老丈駭小駟何媿
快耶弟入貴一年草草脩故事無以異於人老丈誤

聞而過與之益用增愧白髮被面斗粟免死日磬折
以取甘言咄咄無謂安得去之從老丈遊也子與二
詩屬意良厚生當勉圖之不敢負信孫中丞之起家
也人情夢卜固然而弟竊尤爲私喜此其家累世清
德而蒙不情者之誣今公論一伸正氣愈植天固佑
善人獨何爲此必老丈所同然也乘便爲候意殊黯
然

奉汪伯玉司馬書

客冬屬便使一書諒已入台覽國倫居夷以來自公
多暇亦不廢詠歌而所示副墨時時玩不去手無論

稽古之學度越儒林所爲表植忠鯁闡發幽潛紀事直書而無損上德設身揆策而弛張之如指諸掌今海內士綴文必欲如是難矣難矣及檢忠愍集序入子與名似非實錄蓋忠愍以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明年僕謫子相去之閩元美遂蒙大難子與尋又讞獄江南守汀守汝南去前事蓋八九年始謫則又在嚴氏族後實不以忠愍行也向華亭公爲忠愍作誌遺子相而及子與已爲失考今奈何專屬子與乎此雖士人細行子與豈肯攘人之美以自

居乎恃公虛懷請當傳信

龍垂江藻卷之十三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始安方尚贊校

書四十二首

復蔡景明僉憲書

頃過鄂城獨勤厚遇署亭小飲竹塢深談此景時時
目中也公既翛然寥廓不為塵壒所蒙徐使君亦復
高睨雲表和光不流先後此亭遂足千古矣生以骯
髒參之抑何大幸茲抵岳陽三紙如命書附使者以
歸拙劣為甚幸教之

報孫山甫中丞書

見答一章詞旨溫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於華頂八絕意以象生而率多無象無意處使人誦之躍然如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一二君子不解妙悟謂公近以詩文爲戒偶一揮灑耳夫有意而戒孰與無意而作甚矣知言難哉歲晏疾作擁雪高臥適蔣生辭去附謝教諸不一一

報余德甫書

星子詩後足疾反不佳抵家杜門日與萬生寒暄足下耳一出輒爲襤襪子所迫揮汗從之不勝荼苦社稷藁漫評不圖虛納大過今示一帙更覺沈婉有致而

古勝於近則弟以下皆難之矣其中用事稍重小復可商無大瑕也南州獨步足下豈無意乎乃用晦日相酬和其究尚未甚精豈足下以沈潛陰制之彼遂無所用其豪耶然用晦終當不負我耳

報用晦書

書來及見答二詩清婉殊勝他作及讀故冬所寄一帙則有未盡諧者近體已多可商古詩更自離合大率足下豪於才情而略於體力望之雖多符采而按之則鮮餘意蓋謂王李可躡至乃反不必出德甫右也僕既謬叨金石之誼不復敢以甘言自欺惟足下

努力終圖之如何帙中所指不免過刻蓋求瑕於玉如其石也雖無瑕何采焉足下殆深諒矣

答徐明叔方伯書

三日而兩拜手書又兩許僕之進德德誠未進故人屬意深矣敢不奉教至謂如古賢豪類以窮極昌其文辭豈謂文詞卽德耶抑因其習之所近而姑就之也僕爲閩吏時以失莆田晉江兩同年意遂至喻訛不解再徙嶺外三年日從豺虎鯨鯢間忍死圖存僅僅保境最後千倭三犯郡城危於累卵幸收背城之捷得以首領還則故人之靈也還時頭顱大半白矣

復冒一椽西遊蠻府不惟不自意卽人人不意也乃故人猶以此爲我酸鼻何屬意無已耶感此淚從中落魂爲之銷歸德以後情況略具是矣故人凡三入楚茲行尤協公論何藉荆人力亟擬一晤江漢恐當開府大方不能待遠人鞅鞅爲甚

報元美書

七月發里中曾束書附范生爲訊竟達與否不可知矣八月初遇子與武昌飲十日夜未厭而別中秋過順甫之廬秉燭道故達旦解攜暨停鞭貴筑則重陽後二日也貴雖鬼方風氣殊不甚陋且應酬簡而校

閱易稱藉微祿以養疎懶固宜獨山谿險絕過於大
行孟門爲善宦者所必避以僕從虎穴鯨波脫身而
遊於此則猶謂綽綽焉知足下相念敢以先聞于鱗
集尚未遍閱無論詩文其中書記更多可刪幸足下
裁之母使後人謂我二三兄弟復蹈李何諸君故轍
卽于鱗得薦起家亦是常理沾沾自幸德色誦義不
已何示人不廣哉向以足下卮言厚與吳中諸詞家
而獨遺一峻伯故得微諷乃于鱗謂之黨峻伯君子
亦黨乎足下祭于鱗文僕不能竟讀讀之涕淚面下
百韻詩更極悲愴卽小有未穩然千古交誼金石不

足堅也此外則德甫四律近之僕當最後勉爲續貂
耳

報姚繼文督學書

一別十八年夢寐華陽曠如隔世而不肖浪跡又多
在四荒之裔曾不得以尺書通心何敢望親就乎去
夏過里辱使者問遺衡茅改色尋以祗役道武昌翼
一謁謝又左值矣悵悵入鬼國居一年無日不銜高
義顧猶以豚兒在序試事方殷未敢冒嫌屬郵候此
其迹近迂然實未嘗自絕也豈明公能諒乎三楚鯁
隅明公以命世之學儼然臨之無論刺經綴文一變

詹事府丞
而歸型範卽聖賢眇緒王伯鉅猷罔不身帥耳提之
與衡洞爲高廣矣今茲撤棘所收必多奇雋榮問休
暢朝野屬心入典機衡必不再踰時也南中久無家
信元美書來知豚兒應試且在前列則臺下之厚遇
之感甚感甚此兒少有美質以失教故逡巡未及
成章恐終負明公之前拂奈何

報元美書

去冬子與使過曾附尺牘爲訊入春則以斗筭之役
遍歷夷蔡谿洞殆無寧轍心目厭苦筋力爲衰何
謂非其地卽亦非其年也夷中聞足下起家人楚喜

不自勝大者采江漢之故風振屈宋之遺響次則疏
壅閉繩貪墨察沈寃禁戢下邑盜風使不患苦長老
亦今日之急也乃恐駐節非久且內矣其在足下又
何惜一日之勞而不爲父老千百年地乎僕自惟薄
德負司馬公之恩含情十餘年不及一酹墓道是用
劓痛其心而不敢以語人乃今于鱗卽世已三年無
路束芻哽咽爲甚每讀足下百韻詩未嘗不掩淚自
廢嗟乎足下得無謂國倫以薄爲道乎後死三人無
論足下名獨重義獨高而僕與子與且老所不能一
日忘情者足下也俯仰宇宙豈竟無片地寸陰可以

詹事府丞 卷之十三 五
持橐相就正乎如其有偶必不敢傷足下明大率二三兄弟私相責備寧過於嚴持以論人則又未可示之不廣徃古名家各有所擅雖膏肓墨守其傳至今若乃無人乎一世則禰正平少年任氣自豪非足法也足下豈以爲然乎人去適在試所不能修賀姑俟專遣子與敬美消息有便不吝示之

報李師孟方伯書

七月再奉手書即在蠻府無異接清塵也斗筲之役業已弛擔鬢毛爲白鯁隅老博士無當世情聊藉磬折解嘲又非其素也過此惟當抱甕灌園耳敢復言

天下事耶比見抗疏乞休爲尊人奉几杖心竊高之古人謂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固同情矣頃得長公寓言似又不能竟遂用舍在人行藏在我義命大致高明必有脫然於茲者非媿淺所測郵便幸一示之長公在華選折節敦行不獨文名高劉憲長又言仲季皆清邵絕羣三楚靈淑聚於一門世德之貽固宜爾爾忝辱通家可勝懽慰高伯宗遺藁想多散逸弟欲括而傳之不能不賴於記室也留意千萬

奉灌陽呂先生書

一別幾三十年徒以尺素寫心曠無再面之偶生誠

薄德天亦限之每一念興輒爲哽咽比歲釋海上之
役而入鬼方望我師門日益遼隔不謂又從楊文學
得來書且悉社中高致真足冥鴻一世腐鼠三公無
餘羨也慰甚慰甚士君子出處本無二道有如先生
仕則文武兼資所至有遺愛且有遺績乃高蹈之日
復爾敦行禮教儀羽鄉閭潛德彌光古風再見何負
於世人哉國倫奉職無奇思歸殊劇所最愧者奔走
半生鮮有尺寸之樹可以報師門至於義命大閑則
終其身不敢踰矣揚生行力疾附書諸幸裁答

復子與書

讀報書無異抱臂乃獨自瑕而瑜不肖過矣過矣推
轂由人我兄弟姑執綏以俟之其遇康莊羊腸則命
也雖推轂之人奚力焉哭于鱗詩且就尚俟潤色東
寄于鱗全集中可刪者似不止若所云如薦後謝諸
部使司理起家後感人榮施不勝其德色卽未可使
諸少年見以于鱗仕止一憲長曾不殊仲舒江都相
蘇武典屬國耳何榮施之有而故德色示人耶且足
下贈于鱗起家詩云風雲一日臥龍來大自深穩于
鱗稱賞固宜有如中原紫氣度江來奇則奇矣至以
包宗舍吳許之談何容易乎

隔歲不得一耗兀兀如坐井中入楚書來非獨足然喜矣身在鬼國僅僅修故事意無所拂卽蠻嶺瘴江不減天府而烏言卉服濟濟然吾徒也又何擇焉居恒所爲鞅鞅則以二三兄弟一別如雨舊遊難再白頭相期恐竟爲真宰所厭念之涕橫下矣頃肖甫書來屬意良厚其稱足下賢郎之奇不啻神駒繡虎此自世德之遺天寔篤之非尋常淺祚及也肖甫子亦英雋可附賢郎後乃國倫有子失教雖足下愛如已出安敢有過望乎見示諸篇雄麗絕世大江之遊似

必不可少也屈宋景唐千秋再振非國倫所能屬而和矣

復許應衡少叅書

書來云云不覺失笑不學則不樂不樂則不學僕嘗聞其說矣今公引以責僕之愁病不樂又似非立言者旨也卽僕家有骨肉之變身嬰肺膈之疾又聞仲兄哭子不食思欲見弟無由用是哀死憂生情非可已如必強而爲樂然後謂之學是毀孔子孟之訓而從莊列之談誕也可乎夫憂樂自是至情惟聖賢爲得其正僕雖中人處情亦不敢自薄公得無欲藥其病

而姑使之自廣歟至如目中浮雲二十五年如一日此尤與公同臭味也敢復至老而變乎一笑一笑

報陳玉叔書

往在燕邸中杜門削迹則足下時時挾雀羅入而相勞卽杯酒詠笑間執通家禮益恭足下德甚盛矣僕不自量儼然辱之小人哉蕭寺解攜曾有柏人之訊明年浮海去始奉報書鴈來遠矣屬山海交警日夜從樓櫓濤汎間唱籌厲甲百死一生又苦書郵梗塞望淮陽如天上足下豈不謂僕忘情哉屢睹薦書知足下良於大郡又勞於河然亦慨淮陽非復可卧理

時矣長孺而在其能齊名良二千石乎僕今年五十有過無聞戚戚終老遠在徼外於世何裨乘興一操柔翰差敵西南銅標耳足下將謂老狂何

報黎惟敬

往歲附張舍人奏記今春始得會所謂蔣郎蔣郎者清劭而有遠識酒態尤不減吾黨見足下無泛交矣比其別也以逃席夜往故不及致書計長公非久當詣華選骨肉慰藉何論異鄉又元美回鄉入爲社主足下日以敬美蔣郎從之夷猶酣歌更自愉快而蠻府故人匏繫不解得無閔然念之哉弟去嶺表三年

知寇禍尚未息殊難忘情而高州微勞業已付之逝水近日海上何狀羽便幸一示之

報劉子成中丞書

自蒲塘奉報書左一良晤至今悔恨無已入黔以後奔走校閱音驛久疎愧負高義殊甚去秋曾寓一棗微致遠情而吏人入鄂渚輒以他故中還竟未得達僕誠薄德天亦限之矣往者行部思阡所經諸署額大名赫赫風雲護持卽田間耕萌道傍耆舊尚能就我檐帷問訊劉使君無恙低回戀戀此何爲而爲之夫忠信可孚蠻貊而於王路士林反不足恃天下事

可盡以常理論乎此居夷浮海先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閣下固自無負於世益足藉以高枕矣國倫別閣下幾二十載頭顱垂白猶且磬折少年前取囊粟以免死自閣下視之曾腐鼠乎乃得量移近藩書郵稍便差足自解耳幸閣下猶有以教之

答用汲宗侯書

違曠十五年復得量移近故人殊有天幸武陵道中遇使者授書兼聞大丹且就冲舉有期恨不躡至充洗藥守爐之役顧所需藥物卒不能應然丹有不資藥物而就者豈公未之聞乎

報林仲清憲副書

弟之入黔也客或少之而鄙意則以爲大快非謂職事易稱乃所遇與平生異也遇諸公不以弟爲不肖而厚視之異矣在明公則又棄短取長察其所不爲而翼其所不及若有取於牝牡驪黃之外不增異乎竊觀明公文明柔順具體聖則經濟之猷足運海內於股掌久處偏國無異用牛鼎烹雞然而義命之間固自確然不可易弟蓋心師之矣二年高義口不能道楮墨不能宣芝蘭同臭松柏後凋情見乎辭辭工拙弗計焉明公鑒而識之便可須臾千秋瞻序萬里

弟又何敢不一日奉名教乎濡滯出疆頗以分袂大蚤爲悔來旨云云我心戚戚

再復林仲清書

別自郊關醪酎不知所謂未及一舍醒解而苦作矣轉盼異塗戀戀何極其自龍里而東也暑酷於夏蚊毒於虺目飽瘴癘耳瀆蟬蠅險阻艱勞勿論焉凡七日抵潯溪瞻望漸遙忽忽自失卽輿中假寐枕上呻吟無須臾不二三大夫左右也嗣茲以往復當奈何遠勞專遣兼損黃赤之珍憐我病軀資之服食愛又何篤也敬謝敬謝

答王幼明

以西南天地而有古人如公以僕之遊西南而得一
再從古人遊也豈不謂奇哉惜也晤日無多別途遽
遠由茲以逝第可夢中命駕耳郊祖殷勤方切銘感
而博士弟子儼然辱以贈言榜而誦之愧汗滋甚如
所獎與一一過情奈何被文繡於圻墻鏤龍文於土
缶卽僕不自知其非有而人又其誰信之將譎公愛
人以姑息也然自是不敢不請事矣茲且戒徒出境
矯首高真庵無異霄漢之上有懷諸篇敬錄一冊陳
覽鴻便幸不吝有嗣音

報汪文化書

遠遊金筑吏事無奇獨以得交執事爲幸執事懸車
杜門棲志恬漠每一瞻對竊愧不能希高風書帙壺
觴江山卉石有象而無意含情而不言穆如清風執
事之謂矣量移以來眷眷不能別長夜深飲而又出
餞於郊種種厚施皆非客禮所宜有生以薄德冒焉
當之感愧何極

與侯叅將書

以僕觀麾下智勇蓋古所稱儒將也乃不用於西北
而用於東南固無異持大阿以刈葵舉牛鼎以烹雞

倉番派豪
奕然藉國家間暇時靜撫輿圖博采方略以俟授鉞
之命卽異時威加四夷功蓋天下未必非今日助也
如何僕交麾下未深然知麾下之能勝大任者恐莫
如僕也茲當遠別敢布腹心不復爲瑣瑣寒溫語

報歐楨伯書

比在南海見愛弟致書一詢起居未竟輒爲他客奪
坐明日草一詩爲報則愛弟不知所往矣報書業已
漫滅而詩固南海諸君子見也已不佞當倭患嬰城
死守僅未及于難其有生還以至于今天寔幸之卽
談經鬼方無異遊神臯踐天路也獨浪跡每與楨伯

南北相左情關休戚奈書郵何楨伯在江都時詞名
更著又於元美子與數有奇會倡和不虛猶及念不
佞之疎也而責之是何勤且厚耶楨伯銜郵歸遠無
一耗聞之愴然頃惟敬書云思伯少丞並作古人尤
爲悽惻死者不可續生者不及親朝露餘生分陰尺
璧念之不覺涕被面矣適以河南之命行遇梁少叅
於境上率爾答贖不罄所思

與魏文可郡丞書

登堂爲別渺焉萬里不謂尊君奄有斯疾秋初耳凶
問疑而拒之已家僮至自江鄉始知傳聞非誤痛哉

尊君之仁也而忠無論博雅視兩漢矣歲月幾何遂與不佞分今古天乎天乎往時社客大半凋零又庚戌同郡三人今獨不佞喘息人世苟非木石能不心傷頃以量移東歸計得絮酒束芻一哭尊君靈几屬痰病作苦不能就巾車顛頓山陸業已買舟浮江而下行次無嶽遣人薄陳一奠乃神氣俱往矣諒之

復王子薦中丞書

材官至自薊門儼然辱以書翰兼有文裘之惠寵光載路私心感之至以脫險就夷爲第私幸則骨肉不及也梁之役自二月從部使行郡被裘而出衫葛未

還計還則近秋矣雞肋幾何營營案牘間老耶才不逮人福且踰分雲霞丘壑寤寐在焉惟求所以裂冠而走耳豈復能有所爲以副故人厚望幸故人身翼帝京威揚萬里非久且入樞府中外倚重當使九邊息馬環海無波弟雖跼伏蓬蒿而被末光尤多也郎君小字便乞相聞

報張肖甫書

三月得足下申陽書知相念深矣比自入汴且二年所睹繁臺棘苑艮岳夷門之跡盖弟與足下及徐觀察酣遊相枕藉處也風景觸目歲月如流而三人者

詹事府丞 卷之十三 十四
觀察者矣弟亦垂衰惟足下差壯雖猶鼎分三隅欲
如疇昔邁晤之奇難哉元美以大廷尉之陪京得與
足下再聚想當私喜獨國倫於二三兄弟所至無一
偶天寔靳之豈盡召自薄德哉守官兩河間稍能竭
其愚以脩故事竊藉二三兄弟未有他失然恐薑桂
之餘辛猶在人口絕囿去媒期於自信敢保其令終
乎今夏初有次兒之痛幾不能生未幾長兒奔迎弟
喪覆舟江上溺而復起倖也至今言之膽落時命乃
爾又何論其它耶邸中與一二蒼頭形影相弔文字
之役苦不能支負疴兩旬需藥小愈偶便草草附問

答敬美書

屬當問禁遇使者於涿鹿乃足下先示我以懼心矣
豈所謂愛至慮亦深耶夜宴肅然近臣與遠臣俱得
藉以寡過至於握手道故日有餘隙何至悄悄如所
云蕭寺解鞍不知可得一枉談否生戒飲且二年毋
煩從者具壺榼也併告

復王佐之侍郎書

一別十六年何止異域處泥淖而望雲霄蓋幾乎隔
世矣自有中州之役卽擬圖間起居少陳私愴屬春
夏從部使行郡周遭無息踵時入秋充行省使者奉

倉曹直學 卷之十三
表如京師往返三月病矣已又負病治讞牘以待論
報俗吏營營終日不自知所謂豈謂伊維鸞鳳之音
反得承聽於數千里外乎見使者汗愧無地惟是金
石高義結在內心終不敢以自絕乃今 主聖時清
東山未起抑又何待乎咄咄異事聊因使者報命併
及鄙私惟亮答

復莊則勸書

江上解攜煙雨相望今遠在河嶽間矣卽車馬紛馳
案牘填委豈能一食忘故人哉惟登持書來意殊戀
戀儼然促膝款語乃其中有不諒之旨則似有所蓄

而未化不然僕不足稱益友也僕誠非益友寧忍使
故人不聞過乎

答方兆行司馬書

都下八月一再報書比還梁邱則冬矣瞻望稍遠音
驛較疎俛首簿牒間忽辱諭翰詞旨溫密略崇分而
敦故歡明公高義豈叔世多見乎損惠絳衣輕暖華
艷至於屬望大厚則非國倫所敢承也要路故人相
勞不淺乃地望本薄時命尚屯卽一日強顏在列忝
藉爲多敢復望非其分乎承示尊公佳集篇雖不多
蓋豹一斑狐一腋也鄉里後生得奉執筆之役附名

詹事府丞
卷之一三
家以不朽何任自幸屬來使行迫未敢草草應命且欲得尊公誌行一查用便稱謂幾時便寄望之望之

報沈肩吾太史書

頃次燕邸一再奉教知門下不以無聞見遺顧門下公輔器何取於斗筲豈其日饜八珍而猶未忘芹藋味耶國倫益悟所請事矣見贈長言宏麗古雅鄙人得之如負九鼎以歸至欲擬和雖毫禿墨濡不能成一字然又未敢終自絕也姑俟少間圖之入梁以來俛首積案尚失裁謝反勤郵訊期待過厚愧非所能當有感而已

與陳寧鄉貞父書

華陽一遇曾無根柢之容而酒態文心須臾竝吐卽定交杵臼結分立談與之無古今矣別來不肖之跡南投五嶺西役九夷屈指七八年僅免死以俟再遇而又苦索之無從今足下仕楚閱楚人多矣豈渺焉無情於不肖乎去冬過鄂城覓足下不得聊爲趙中丞一道舊遊則中丞公先已物色之而不肖之言贅矣茲由齊安赴大梁聞足下適以纂志入鄂謹因便使附問惟亮察

報方兆行總戎書

向遇使者許下揮汗寓言莫知所謂新秋還汴遂領
齎捧之役以行過恒山會孫中丞極談明公大度遠
猷世所稀有得明公一日在西北而關以內皆高枕
而臥不知僕之識方叔蓋在二十年之前矣彼得無
謂吳生書生哉一咲一咲寓京日委頓車馬間使翰
遠臨無任心快至於筐篚之盛卽又非所宜蒙故人
自厚德耳高吟六種種種雅音而行邊以後諸章更
自宏麗橫戈已壯吞胡氣按轡新成出塞詞或亦可
附於知音矣月終事竣便當南旋雖相望漸遙而中
土將士踐更不少一書郵也惟公趣駕還朝轡樞府

爲天下輕重不勝大願

報戚都督書

別自輦下八年不能通一書瘴海蠻山足跡幾遍比
得生還中土從藩大夫之後則天幸與麾下之靈也
每念麾下舊誼無異金石芝蘭又不以生爲書生時
時就戎事諭我遠略初謂學屠龍之技而無所試及
待罪高州一再試之稍能坐制不逞之寇三解千倭
之圍見錄微勞良有所自此卽與羅陳二叅將先後
共患事也豈能一日忘麾下乎入大梁未及弛擔遽
有行部之役王遊擊赴鎮便草率布愴不能萬一亮

報劉正言方伯書

比再得書無異再奉顏色至手所著家範讀之視王通顏之推更是簡而易從備而罔缺可以風世何啻訓家而公且身先之矣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今之禮失已甚如欲正家以爲天下父子兄弟法舍範奚求旋當重梓以傳人人則其施又不必自公出也往歲以齋捧入京聞公卽有開府之擬而劉中丞書抵政府亦卽薦公自代今旣數月除日杳然何居人情夢卜則終不爽耳弟株守如故四月初天罰其不德天

一仲子此子曾攜至黔中公嘗見而器之今且弱冠受室粗知綴文性更孝友一旦委爲異物豈人能堪期月之間哀毀成老卽此可以觀時命爲止足計棲棲何益耶偶遣一吏爲徐按察稱壽敬附起居如此

復高相國書

四日之內兩拜手書雖倥傯車馬間無異遊大淸晞靈曜而秘笥之錦蓬觀之章皆得分而有之澤體潤心徼福殊過厥有天幸感何可言比愧俗吏喘息依人不能遽越拘攣躬承面命私衷耿耿晷漏爲年然終不敢自棄門墻外也使旋率爾道謝諸容專致不

宣

與方以賢大叅書

齋捧之役萬里如期僦舍為隣尤非偶爾即蚤暮朝
謁出入步趨期月之間形影相附又不啻如同舍黔
中時矣發京以後弟病不能兼程公遂先驅越天梁
而南使弟竟失地主之禮弟誠薄德公得無恻然乎
閩中之擢聞之忻然快心非一官足為公榮以公樸
直而恥於干時乃時論卒不能蔽賢而用之世猶可
為也能無快乎弟守秩如故曾不知有積薪之感適
以積惡厭天天降之割天我仲子是子也公嘗撫其

首於黔署中而又於京邸見其突然弁也竟為異物
豈人能堪哀毀失常僅須臾留喘息耳公聞之得無
一酸楚乎

報黎惟敬書

抵梁後猶得足下一書比以齋捧之役入京數從敬
美楨伯為雅會至一念足下則無不南嚮歔歔者矣
聞足下此歸欲作菟裘計而中秘故人則謂金匱書
成

天子加恩踰常數足下豈遂無意乎嫂氏之變聞之
惻然而長公治行已成復銜此痛尤為關情梁邸中

詹甫川書 卷之十三 二十
積薪如故近天一仲子顛瞽思歸計莫知所出偶逢
便吏率爾寓言

報王子薦總戎書

弟自別公京邸蓋八年無一青瑣夢今偶以使事入
有如野人適市結束既苦見人輒自譎張且步武諸
少年顧非其侶徘徊今昔益念別公時景象恍惚隔
世矣此中望轅門不踰二百里不當斬一趨造而未
免於拘攣則吏態也非人情也屬朝謁方劇而陳
留湯簿以齎餉赴邊因託之爲書郵聊道其耿耿如
此諸當嗣致

與鄭汝志侍御書

僕獲罪於天天降之割天我仲子牧良蓋是月之七
日也痛躄慘裂莫知所籲謹以計聞諒垂慈惻顧念
此兒弱冠之年粗辨麥菽遽離凶愍可勝舐犢私情
今病矣惟是時命遭迴匏繫不解關途荆棘孤櫬難
還感額燠心以日爲歲所爲自計欲緩一日填壑非
乞休不可耳豈仁人長者所不閔乎

報元美書

前尊使西發弟卽有仲子之哀痛裂幾不能起憶往
歲曾攜兩兒入京見敬美敬美私語人吳家郎仲殊

英俊而受享遠不逮伯氏且面責弟仲早婚非宜須
慎持之弟雖心感其意尚謂不必然也乃今不幸敬
美之言中而弟之悔恨何及耶弟嘗自分數奇而骨
肉不測且爾他復何言第得以餘喘歸從漁樵幸矣
邇時家已隨櫬還楚署中不減僧舍得足下嗣音恨
不一相向哭也敬美數日前過覃懷業已遣騎追送
之而郵書見慰已約還過大梁時見訪適見報敬美
已有江西少叅之擢未知所由往足下謂春明門難
久駐足不其然乎

報張肖甫書

吏還奉報札殊悉近況乃元美之再及也人情可畏
哉二三弟兄一官有如縱小艇而涉洪河而左右皆
狼牙石其不覆溺幾希耳豈復有善宦長策哉弟平
生不敢詳毀譽而計利鈍蓋謂有命焉而足下之達
觀又有進於是者矣聞老伯母康壽善飲食極爲足
下慰心卽出部大藩入列卿寺無可無不可安用預
計如所云

指咬云

不揚必出出滯大蓄人既味去無可無不可受瓜酥
 則又育其外其香矣開其外其味香善如食酥瓜
 主不如其難覺而指味雖蓋開其命而只下之費
 如來其其不潔難辨命耳豈鮮其善宜其衆結策不
 如二三策只一官有收錄小辨而亦其何而全其昔
 飢餓洞藁卷之十三終八示美之再入也入部下受

